

文/夏宾

紧缩，成了2022年全球货币政策的关键词。加息似乎演变为一场竞赛，各大经济体央行把今年打上了“超级加息年”的标签。

反观中国，今年以来在经济面临一些挑战和下行压力的情况下，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加大实施力度，并未跟随“加息潮”而随波逐流。

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货币政策指明方向，观察人士表示，“以我为主”将贯彻其中。

全球掀起“加息潮”

为解决通胀难题，2022年全球各大经济体掀起了近年来范围最广、程度最强的一股“加息潮”。

在年内加息7次、累计上调425个基点的美联储引领下，欧洲央行以及英国、冰岛、挪威、加拿大、韩国、菲律宾、巴林、新西兰、匈牙利、波兰、墨西哥、秘鲁、阿根廷、南非等经济体央行参与到加息“大军”之中。

据国是直通车不完全统计，今年内已有约90个经济体央行执行过加息，加息总次数超300次，其中单次大幅加息至少75个基点的情形并不少见。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，为应对全球性通货膨胀，各国央行应进一步提高利率。IMF希望寻求各国能够达到中性的利率水平，不过目前大多数地方尚未达到此预期。

当被问及各大经济体央行将持续加息多久时，格奥尔基耶娃说，就IMF预测来看，要到2024年左右才能看到货币紧缩行动的积极影响。

在中国央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看来，“加息潮”可能加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，加大金融稳定风险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回顾过往几十年中国所经历的内外考验，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。

支持实体经济运行

正如中国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此前所言，货币政策服务经济，不同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不一样，金融环境不一样，货币政策也理所当然应该不同，这个道理就像不同的人穿不同鞋子，不同的经济要实行不同货币政策。“中国作为经济大国，更应该立足

自己的国情自主实施货币政策。”

张晓慧说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尤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，中国是少数仍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，保持了政策定力。货币当局在金融支持抗疫中既没有“大水漫灌”，也未采用量化宽松、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，更多的是通过改革手段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。

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，在汇率波动、国际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，中国货币政策要坚定“以我为主”，其中最核心含义就是“稳增长”要放在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位置上，要通过货币政策各种工具操作来有效支持实体经济运行。

事实上，今年以来，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、精准有效，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。中国央行先后两次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，释放长期资金；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建设；持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，发放科技创新、普惠养老、交通物流、设立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。

《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》称，要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，搞好跨周期调节，兼顾短期和长期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、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，坚持不搞“大水漫灌”，不超发货币，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的、更高质量的支持。

## 政策基调不动摇

“从中国实际出发，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，继续针对性地实施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，而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跟随着美国加息，收紧相关政策。”连平表示，在一定时间段内，要保持这个政策基调不动摇。

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，与新兴经济体或发达国家输入性通胀飙升的情况不同，当前中国有效需求相对不足，通胀尤其是核心通胀较低，货币政策坚持“以我为主”的目标下预计将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助力经济稳增长。

对于明年货币政策走向，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。刘国强指出，2023年货币政策，总量要够，结构要准。

总量要够，既包括更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，也包括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，资金价格维持合理弹性，不大起大落。

结构要准，则需要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、科技创新、绿色发展、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，要继续落实好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。

“从总量层面看，随着海外加息节奏放缓，中国总量政策外部制约消退，在宽信用降成本目标下，预计降准和降息工具将会相机推出。”明明认为，从结构层面看，一方面，要利用好政策效果观察期，分析研判各类工具实际成效，不断推陈出新。

另一方面，要密切关注支持领域修复情况，做到“有进有退”，避免投放的流动性过剩。

中金公司研究部固定收益研究负责人陈健恒分析称，对于后续货币政策基调市场无需过度担心，即便明年经济动能有所修复，央行政策可能也不会明显转向，因为核心还是需要确保经济修复是持续向好的，否则过早转向反而会导致经济动能再度回落。

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国是直通车说，2023年，美联储可能将于上半年结束加息，终点利率或接近5.25%至5.5%。如此背景下，预期中国货币政策还将以实现内部均衡改善为首要目标，兼顾外部均衡。在货币政策相机抉择的模型应用中，给予内需恢复、就业稳定、内生结构优化、国内物价稳定相对更高的影响因子，以我为主，动态优化。